8

V
B330.2
S72

12-13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大全卷之十二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瑺同校

宋光宗皇帝紀　附　金紀

帝諱惇孝宗第三子也初封恭王及受內禪在位五年壽五十四而崩于壽康宮

帝年四十而受禪遭后悍妬欲亟立其子而逆于其父及父之崩喪而不能執禮一旦仆地不久而死宜哉

庚戌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西遼天禧二十三年○夏乾祐二十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于重華宮○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道

學之譏入對言曰近世之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
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
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
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奠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
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熙盛矣不幸而壞於熙
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
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兇得志滅絕綱常
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
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
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則去紹聖幾何哉陛
下即位之初凡所以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
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
名之舉至於縶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
加之以訐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
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
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
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
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
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
見之數夕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

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遂故設爲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註稅駕猶言駕得休息也謂吉凶未知安宿在何處

史臣斷曰君子以義理爲勇以道德爲威當勇而勇則雖鈇鉞有所不能移當威而威則雖鼎鑊有所不能屈自王淮倡禁道學之名陳賈乞禁道學之說正心誠意之道爲世大禁脩齊治平之理當時不遵何異洪水禽獸之害乎三四年間毋敢言者先祖憤然上疏忠誠激烈讀之凜凜猶有生氣斯道將晦而復明正義幾絕而復續苟非以義理爲勇以道德爲威者曷克臻茲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君子豈肯負無勇之名哉

綱目斷云所謂道學者純然不雜粹然至正堯以是傳之舜云云孔子以是傳之孟軻皆此道也治天下者以是道爲綱維脩其身者以是道爲楷範安可禁耶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深怨朱子欲謀沮之由是陳賈鄙夫趨順風旨上章詆毀厚誣聖賢嗚呼以道學爲詭異其欺天罔人莫此爲尤自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矣故直書以著其罪

○四月以伯圭嗣秀王○七月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藺爲

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王藺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金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元措璁之子也○知漳州朱熹請行經界法從之

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西遼天禧二十四年○夏乾祐二十一年春正月金尚書令徒單克寧卒克寧為相二十年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身益勤號稱賢相○金太后徒單氏卒○二月行會元歷判太史局劉孝榮造○十一月安定郡王子彤卒○辛未有事于太廟皇后殺貴妃黃氏壬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凡侯宮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柰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太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乃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

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壬子三年（金明昌三年○西遼天禧二十五年○夏乾祐二十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三月帝疾瘳始視朝于延和殿○以子濤爲安定郡王○金命僧道拜父母親屬及居喪一遵典禮○四月以丘崈爲四川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吳氏謂吳玠之子孫）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崈往崈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五月帝有疾不視朝○六月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丙戌日南至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辛卯始朝初帝自有疾遂廢五日一朝重華宮之禮每有慶會亦往往稱傳壽皇之旨而免都人以爲憂至是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監察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史臣曰春秋之法有累書以著其美者有累書以著其

惡者累書以著其美者如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春王
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之類是也累書以著其惡者如
宣公四年公如齊五年公如齊九年公如齊十年公如
齊十一年公如齊之類是也故曰書之重詞之復必有
大美惡存焉蓋以其美惡極大足爲監戒而不容不備
書也否則奚而書之以汙夫冊乎光宗親壽皇子朝夕
至于寢門外其當然也雖日三朝亦當然也此乃何事
而當書于冊乎誠以光宗制于李后閱月踰時而始朝
史臣不平因其朝而記之而因以著其失也故觀紹熙
三年十一月帝朝重華宮四年正月帝朝重華宮三月
帝朝重華宮帝從壽皇聖帝幸聚景園十一月帝朝重
華宮十二月帝朝重華宮書之又書而不憚煩然計之
於三年之間亦惟六耳故史臣謹書以見其事親之禮
之不至也如其一日而二朝而三朝則非惟不必書亦
不能盡書矣
癸丑四年金明昌四年○西遼天禧二十六年○夏乾祐二十一年春正月己巳朔帝
朝重華宮○三月帝朝重華宮○以葛邲爲右丞相胡晉
臣知樞密院事陳騤參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汝
愚固辭不許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帝從壽皇聖帝幸聚景園○
金以胥持國參知政事胥持國以經童入仕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即位遂大用持國爲人柔佞

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秘術干之於是與妃表裏擅政專權矣

○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益力學著書嘗圜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其地下於西湖故也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會覿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而歸厲志讀書所學益博

真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

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聽公事未越一夕卒（婺州今金華府永康縣屬焉种放洛陽人與母隱終南山以講習爲業從學日衆宋太宗召之不起賜帛養母母卒賜錢助塟召授左司諫寵賚甚厚乞歸山後數召至詢問爵經以對頗多裨益從祀汾陰授工部侍郎）

○召淛東副總管姜特立還留正乞罷相不報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不許（拔唐憲宗將用李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及召承璀還罷絳相蓋二人不可並立）○大尉利州安撫使知興州吳挺卒四川制置使丘崈命總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抑吳氏之權也）○六月留正待罪于城外以召姜特立故也○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卒（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縝密人無知者）

○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復以內侍陳源爲押班○八月以吳曦帶御器械（曦挺之子也）○金主釋奠于孔子廟北面再拜○以孔文遠襲封衍聖公（文遠孔之孫而猶之子也）○九月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十一月始朝時帝制于皇后久不朝重華宮群臣上章皆不從嘉王府翊善黃裳上疏請誅內侍楊舜卿臺諫張叔椿章頴上疏乞罷黜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皆不報○召留正赴都堂視事詔姜特立還淛東（留正出城凡百四十日）○十二月帝朝重華

宮○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爲訓導尊孔子爲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于昔矣

○以朱熹知潭州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永新劉氏曰熹在宋不爲宋所用金乃能知其賢而以爲問於是光宗授以郡寄然姑誑敵人之耳目云爾豈眞有意於用之哉夫聖賢之不見知於近而見知於遠自孔孟則然矣方孔子之在齊也齊之君相欲封以尼谿之田而不果俾待以季孟之禮而不用及其他日歸魯乃恐魯用之以霸而饋女樂以沮之孟子在鄒而齊梁之君聘之及其至也願安意以受教中國以援室已而忽其言不之采聽其去不之追故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旣見聖亦不克由聖孔孟且然他可知矣所以然者遠聞其賢得之公論也近而即之謂其迂闊無徑直便捷之方陳腐無奇偉巧麗之言泥人之所欲行責人之所難爲是以不悅之雖或悅於暫而不能悅於久終歸於棄捐而後已蔽於私意也故有賢在此而不能用反爲彼所笑如奕者迷於當局而旁觀者瞭然見之勉強一用以誑人而終棄如病者難於瞑眩之藥而服之不盡劑亦何益哉惟明君乃能眞知而實用之豈

可以望於光宗乎光宗受制於悍妻其父病不視死不哭人心久亡特未斃爾欲望其用賢如責跛鼈以奔逸絶塵之步也其將能哉

甲寅五年金明昌五年○西遼天禧二十七年○夏桓宗純佑天慶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朝于重華宮○壽皇聖帝有疾○葛邲罷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公論惟恕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也○金主命購求遺書○四月帝及皇后幸玉津園群臣請帝問疾于重華宮不從于是群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侍講黄裳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内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五月壽皇聖帝疾大漸群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陳傅良以帝不往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戊辰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内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輙入宮禁乎點引辛毘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不聽大漸謂其疾大進篤惟危殆也辛毘潁川陽翟人仕曹魏爲侍中好直諫文帝不聽亦隨而引其裾帝竟從其言

○初詔嘉王擴詣重華宮問疾從彭龜年黄裳沈有開奏也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六月壽皇聖帝崩于重華宮帝稱疾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壽皇崩年六十八時帝既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趙汝愚議請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内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立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四明陳氏曰孝宗聰明英毅鋭志恢復重遣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爲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隣好金世宗每戒群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爲也天厭兵革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廟號孝宗不亦宜乎

新安胡氏曰孝宗復讎一念上通于天惜乎君之志有餘臣之忠不足孝宗頗能矯高宗之志而諸臣不能脫秦檜之習張浚一出撓於史浩再出撓於湯思退而周葵王之望尹穡洪遵無非襲檜之爲一浚豈能勝百檜

哉雖然孝宗恢復之志雖不得遂而隆興乾淳之治則
不可誣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兩遭節用愛民好學勤
政聽言好諫重道崇儒疏斥宦者嚴飭贓吏帝王衆善
能兼有之逸欲等事無毫髮可指者真宋室之賢主比
之仁宗無不及焉獨惟末年陳賈請禁偽學唱道學之
名以攻朱熹使正邪混淆貽禍滋蔓深爲可惜也
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七月
留正請建太子遂稱疾而逃先是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
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
謗釋矣正從之丁未正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
成早宜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
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
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于庭
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
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辟而趙汝愚謀以太皇太后旨
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
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以帝有
疾詔皇子嘉王擴成服即皇帝位于重華宮尊帝爲太上
皇帝皇后爲壽仁太上皇后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
朝忽仆于地時將禪祭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

益決乃遣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選郎中徐誼謀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必勝乃與宣賛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定計侂胄時五世孫而吳太后妹之子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適白汝愚遂令侂胄因張宗尹以聞太后不許明日侂胄復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之意禮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步帥閻仲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傳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以不出翌日甲子禫祭王入汝愚率同列奏事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

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
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
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
須煩太后主張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
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
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
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等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
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
官起居訖乃入行禫祭禮汝愚即喪次乞召還留正詔建
泰安宮以奉太上皇帝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史臣曰寧宗書襲位者何不受命于光宗也光宗是時
雖曰有疾然未至於彌留也盍如留正之請建嘉王爲
太子監國代主壽皇之喪於禮爲順異時光宗之疾復
瘳父子之間兩無猜嫌豈不名正而言順哉今汝愚請
皇太后降詔俾寧宗內禪假饒光宗疾瘳萬一不以其
然又若何而處哉

○立崇國夫人韓氏爲皇后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

○大赦○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悉收召士君子
之在外者以章頴爲侍御史黃文爲左司諫黃裳爲給事
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爲中書舍人黃由爲起居郎沈有開

爲起居舍人○作泰安宮○復召留正爲左丞相○以趙汝愚爲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爲樞密使○以陳騤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以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爲武康軍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爲汝州防禦使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國子司業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適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武康軍今漢中府洋縣也

○貶內侍楊舜卿林億年陳源于外侍御史章頴論其離間之罪也○以張霆爲皇城司檢法舍人霆字轉甫橫渠先生六世孫○八月安定郡王子濤卒○召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初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迹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爲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

如何龜年復言于留正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愚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至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按朱子議狀云以禮而言則記曰死者北首生者南面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則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雖葬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設使實有五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群姓而謂家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以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且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不足信也○魯莊公名同桓公子也母文姜乃齊襄侯之妹桓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責姜姜告侯使公子彭生弒公公薨莊公即位喪甫除姜復會侯于禚莊公不能制之

永新劉氏曰葬術有五音姓氏八方卦坐九星形勢等說紛紛不一無非虛誕儒者之所不道而其所道者猶有若熹言主勢強弱風氣聚散水土淺深穴道偏正力量全否之五者夫土厚水深者其處燥土薄水淺者其處濕燥處難腐濕處易腐水上淺深誠所宜擇者矣外山環抱者風無所入而內氣聚外山虧蹊者風有所入而內氣散氣聚者暖而難枯氣散者冷而易枯風氣聚散亦所宜擇者矣擇水土風氣二者爲體魄計也葬處

為穴而又觀其穴之所從來以見其主勢觀其穴之所
總統以見其力量穴正而主勢強力量全者有安之象
穴偏而主勢弱力量否者有危之象苟體魄未枯腐則
神魂亦宜未泯滅而享其安之象者豈不樂且安享其
危之象者豈不戚且危擇穴道主勢力量三者爲神魂
之計也熹可謂大儒夫豈非理而言之於其君哉然則
葬誠不可以無術而術不外乎此五者惟求夫死者體
魄雖枯腐神魂享安樂云爾然而熹又云宗社血食久
遠之圖繫于此豈以爲死者猶根本生者猶枝葉根本
固者其枝葉茂根本撼者其枝葉瘁乎噫是固然也而

所以致此有由然也未必專由葬地也得葬地又不必
專由術也苟地惟由於術之所擇通於擇術者輙得其
吉懵於擇術者輙得其凶則地何足以爲后祇而母萬
類抑天惟聽於地之所役葬得吉地者不復能因其惡
而降殃葬得凶地者不復能因其善而降祥則天何足
以爲上帝而父群倫哉葬術莫精於郭璞豈不自求多
福而命盡今日日中無能免於王敦之毒手於其書所
謂改神工奪天命者淫無徵焉仲尼之後襲封膺爵爲
奕萬世與天地相爲無窮未必魯城北泗上之塚能孕
秀鍾神若是遠大也子思之葬乃祖初不聞其有得於

此異術也故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熹特以為其君謀之故欲納之於萬全之域不以其道之小而忽之於其所謂泥者不暇言之然未始不知之也如其不知何足以為熹哉

時論者以帝居重華未還大內則名體未正而疑議生有旨脩葺東宮為屋數百間欲徙居之熹言此必左右近習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時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內禪之說熹言若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宜俟太上入宮之後暫變服色負罪引慝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消散而懽洽矣一曰熹奏事行宮便殿其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為之見於上地變為之作於下人情為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畔散亂之心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而嚮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變未盡銷地變未

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權學士大夫群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誠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天倫可正大本可立矣至於問安視膳之行一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之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一日而無不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氷釋則臣不信也其二言帝王之學其三言湖南財計其四言湖北徭入侵擾事熹每有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帝亦開納熹又言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親近儒學數召大臣切劘治道又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可爲世法今陛下以世嫡承大統而乃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朝衣朝冠皆用大布之制舉而復墜臣竊痛之（諉言推托又累也漢文帝崩遺詔短喪令天下三日皆釋服宮中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日緣纖七日釋服）

○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並爲講讀官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時講官賜坐以講趙汝愚請增置故也○以張詔爲興州諸軍都統制而以吳曦爲文臣帥趙汝愚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杜他日握兵之漸故也

○內批罷左丞相留正時韓侂胄侵謀預政數詣都堂留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趙汝愚議攢宮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之

○以趙汝愚爲右丞相○九月詔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嗣秀王伯圭朝饗太廟此以孝宗喪也○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以京鏜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黃裳卒裳簡易端純隨事納忠推賢樂善篤於孝友○

十月更泰安宮爲壽康宮○瑞慶節詔不受賀以孝宗喪從朱熹之言也○韓侂胄請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劉德秀爲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帝皆從之由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熹復數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家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焉○閏月內批罷侍講朱熹熹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四

事其一略曰聞有旨脩葺舊日東宮爲屋千數百間外議
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臣恐不惟
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惟興大役以
弗謹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
際忽見朝廷大興土木脩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爲事而
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
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
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晨昏之養
尤不可缺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
旦翩然委而去之六軍萬民之心必有扼腕而不平者矣

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略曰壽皇定省之禮邇日一再過
宮亦未得見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爲
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
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
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若但一向如此則怨
懼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三略曰朝廷紀綱
尤所當嚴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
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
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
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

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柰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畧曰殯宮之卜偏信臺史之言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夫以壽皇之豐功偉烈百世不忘而所以塟之如此其草草也豈不大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切恐自今以往不復久侍清閑之燕矣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峩冠闊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帝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時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及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上疏留熹皆不報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

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帝不聽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頗見嚴憚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殯宮謂殯斂也

呂氏本中曰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姦易售也昔哲宗初年伊川先生入在講筵未幾群吠紛紜遂有西監之除今寧宗新政晦菴先生又在經幄未幾權倖娼嫉遽有宮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擯道學之漸自是而後臺諫糾彈一則曰偽學二則曰偽黨已醞釀於此時矣

趙汝愚請祧僖宣二廟正太祖東嚮之位詔從之宋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嚮之位王安石為政建議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廟與后稷疑無異也熙寧八年夏禘于太廟以僖祖東嚮自是無敢議者南渡後董汾王普尤袞俱請正太祖東嚮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欽宗祧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欲祧僖宣汝愚主此議熹力爭曰宋以僖祖為始祖如周后稷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皆百世不祧但以太祖追帝僖祖之心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不忍而不敢當者且致書汝愚曰丞相以宗支入輔王室而無故毀撤祖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不報○十一月帝自重華宮還